

女帝奇英传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女帝奇英传（下）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 著

第十七回 江湖空抱幽兰怨

武玄霜一看，果然是她堂兄武承嗣的字迹，信上写道：“惊闻吾妹远赴漠北，欲召回李唐遗孽，作旋乾转坤之谋；吾妹冰雪聪明，奈何欲自召灭门之祸？此为愚兄所大惑不解者也！皇帝春秋已高，惑于狄仁杰之邪说，圣聪容有闭塞，圣虑容未周祥，吾妹未加劝谏，反从而助之，万一归宗李唐，果成事实，则不但今日之繁华富贵，化作云烟，吾武氏其尚有噍类耶？吾妹其再思三思！盼吾妹见此信后，速返长安，从长计议。兄承嗣。”

原来自武则天称帝之后，改唐为周，关于帝位继承的问题，一直就在朝廷上争论得很激烈。本来按照“家天下”的观念，既然是姓武的做了皇帝，就该姓武的子孙继位。可是一班有力的大臣，却主张武则天传子不传侄。武承嗣一心想做皇帝，另外也勾结了一班大臣拥护他。在武则天称帝的第二年，武承嗣便运动了一班人，以凤阁舍人张岑福为首，几百人签名上表，请武则天明令以武承嗣继承帝位，当时的宰相岑长倩极力反对，事卒未成。武则天为了缓和两派的争执，一方面以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李旦改姓武氏，封为“嗣皇”，一方面立其侄儿武承嗣为魏王，武三思为梁王，其他诸侄皆为郡王，姓武的势力大大压倒了姓李的。武则天本来要封武玄霜做郡主的，武玄霜不愿受封，但却因此更得武则天的信任。

武则天的第四子李旦虽受封“嗣王”，顾名思义，似乎武则天已准备把皇位传给他，但李旦极为平庸，武则天始终没有

明令立他为太子。武承嗣仍然极力图谋继承帝位。狄仁杰担心会造成内乱，劝武则天召回她的第三子庐陵王李显，立为太子。他上表道：“姑侄之与母子孰亲？陛下立子，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大庙，承继无穷！立侄，则未闻侄为天子，而祔姑于庙者也。”他明明白白的反对立武承嗣，指出了即以亲疏而论，儿子也要比侄儿亲得多。这几句话很打动了武则天的心，再看一看当时的情势，立武氏为帝，内乱势将不免，再一想李显的才能虽然也并不高，可是武承嗣也不行，而李显却有一班有能力的大臣拥护他，权衡之下，武则天终于决定接纳狄仁杰的主张，将庐陵王召回，准备将来立他为天子。武承嗣听到这个消息，把狄仁杰恨得牙痒痒的，但狄仁杰是武则天最信任的人，武承嗣不敢动他。

武玄霜看了这封信后，心头大震，想道：“将来李氏为帝，武氏确有灭门之祸！只能看谁做皇帝对天下较好一些了，一家一姓的利害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我姑姑也不是曾经屡次这样说过吗？”想到此处，豁然开朗，把武承嗣的信撕碎，纳入口中，一口便吞下去了。

那两个武士愕然相顾，猜不透她心意如何。武玄霜冷冷说道：“我不回去，你们是否便要取我的性命？”封牧野急忙陪笑说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那两句话不过是想劝姑娘回去而已。千岁爷但求姑娘能够回去，他说，最好不必露面，便能劝阻姑娘前行。是小人们斗胆，用了江湖上的虚声恫吓的手段，姑娘你也是惯走江湖的了，这种江湖上的套语，难道还会放在心上吗？姑娘若然见怪，小人在这厢给你赔罪。”武玄霜听他言之成理，猜测武承嗣的本意，大约也是希望非到必要之时，不必将这封信交出来，便道：“既是我哥哥的意思，何须你替他赔罪？”眼珠一转，扫了他们一眼，祝见章道：“我们穿上这突厥武士的服饰，姑娘想必见疑，这是为了便于行走的原故。”武

玄霜冷笑道：“那是为了便于追踪的原故吧？哼，哼，你们敢冒突厥武士，这胆子可真不小！若然碰上了真的突厥武士，或者碰上了天山剑客，你们可就要自找苦吃，你们回去时，换上了老百姓的服装吧。”封牧野道：“多谢姑娘处处替我们着想，姑娘金玉良言，自当遵照。那么咱们是不是现在就回去？”武玄霜道：“什么咱们？你们回去告诉王爷，就说他的信我已经看过了，一切听从圣上，请他不要自作主张。”封牧野与祝见章面面相觑，见武玄霜执意不回，他们只好自己回去。

武玄霜目送他们的背影下山，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姑姑改唐为周，做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女皇帝，她岂是只为一家一姓着想？承嗣他们这样胡搞，不但武家要蒙上恶名，黎民也要受他灾祸。但求上天保佑，让我姑姑多活几年，有我姑姑在世，他也许还不敢乱作非为。”

武玄霜尚未知道，她堂兄武承嗣为了想继承帝位，已经和突厥可汗暗通消息，突厥可汗得知李逸隐居天山，便是武承嗣派人给他报讯的。武承嗣想突厥可汗杀掉李逸，突厥可汗却另有打算。至于那封祝二人，便是给武承嗣送信的人，他们早已见过突厥可汗，他们那一身武士服饰，便是突厥可汗赐给他们的。他们隐藏面目，本来想把武玄霜擒着，献给突厥可汗，领功有赏，不料反而险丧武玄霜剑下，这才迫得他们献出武承嗣的信件，将事情都推到武承嗣的头上。

武玄霜将那两个武士打发之后，继续追踪长孙璧的足印，越上越高，到了一座山峰，忽见一间屋子，座落在林木丛中，武玄霜心弦颤抖，心乱如麻；想了好一会子，终于鼓起了勇气，上前敲门，好久，听不到人声回答，武玄霜大为奇怪，想道：“除了他们，还有谁住在这里？或者是他们不愿见我么？”鼓起勇气，叫了一声长孙璧，又叫了一声李逸，仍然听不见回答，武玄霜咬了咬牙，下了决心、一下子便把门推开。

冷风扑面吹来，室中杳无人影，不但没有李逸，连长孙璧也不见了。武玄霜心头酸痛，想道：“你竟然没有一点故人情份，我万里远来，你却也避而不见么？”随即想到：“莫非是长孙璧不许他见我？长孙璧呀，你的心胸也未免太狭窄了！你把我武玄霜看作何等人？我岂是与你争汉子的人！”

一抬头，忽见墙上留有几行字迹，那是两首绝诗，第一首写的是：“十年梦醒相思泪，万里西风瀚海沙。同命鸳鸯悲命薄，天涯何处是我家？”第二首写的是：“愿将热血洒胡尘，且把遗言托旧人。应念李郎家国恨，留他同赏雪山春。”

墨沈犹新，这是长孙璧刚刚留下的笔迹。武玄霜痴立壁前，不觉呆了。细味诗中之意，第一首间长孙璧的自悲身世，她把与李逸的十载姻缘，当作一场幻梦，如今幻梦醒来，唯有相思之泪。因此她宁愿弃家出走，在西风万里，黄沙漠漠之中飘泊。诗句并不很工，但却凄恻动人。武玄霜心道：“这固然是长孙璧的自白，但却何尝不也是为我写照？我横穿瀚海，独上天山，不也是只赢得十年梦醒？”再想第二首诗，那诗意就更辛酸曲折了。似乎是长孙璧特别留给她看的。诗中说她“愿将热血洒胡尘”，大约是表示她为救爱子，不惜一死。第二句“且把遗言托旧人”，那就分明是对武玄霜说的了，武玄霜与李逸相识在前，她把武玄霜称作李逸的“旧人”，实有双关之义，诗意是说：“好吧，我现在走了，我拼着血洒胡尘，这个家我是不会回来了，我将他让给你，你是他的旧时相识，你应该知道他有家园之恨，请你不要迫他回长安去，那样做是会令他心碎的，你爱他，你就留下来伴他同赏雪山的春天吧。虽然雪山之春那是远远比不上中原的阳春烟景，但你应该体念到他的心情呵！”

这首诗不但透出一股“酸”味，也透露出长孙璧对李逸的一片深情，可以想像，她在写这首诗时，心中情绪一定复杂得很。武玄霜读了这两首诗，也不觉心伤泪下，顿时间思潮起

伏，一片茫灰。想不到长孙璧对她是这样误解，对武则天的改唐为周，所含的敌意又是如此之深！而最令她感动的则是长孙璧对李逸那种执着之极的爱情。武玄霜呆了好一会儿，蓦地心中想道：“我何苦妨碍他们夫妇之情？罢了，罢了，即算是国家大事，也权且抛在后头，就让他们两人在这天山终老吧。我这一生再也不要见他了。”

武玄霜怅怅惘惘，心乱如麻，想要离开，双脚竟然不听使唤，眼光一瞥，忽见室中还留有李逸的那具古琴。武玄霜突觉悲从中来，不可断绝，痴痴的坐下去，一滴泪珠，洒在琴弦之上。

武玄霜睹物思人，想起以前的琴歌互答，更为怅惘，情不自禁的手抚琴弦，弹起了曾为李逸奏过的那阙楚辞：“君不行兮夷犹。蹇谁留兮中洲？美要眇兮宜修，沛吾乘兮桂舟。”心中想道：“以前我借这琴韵歌声，问他有什么心事犹豫不前？而今却问我自己了。”

一曲奏罢，余韵袅袅，武玄霜正待推琴而起，忽听得远处有一种极微细的声音传来，好像是踏在雪地上所发出的“嚓嚓”声响，武玄霜心头一震：“难道是他们又回来了？”倚窗遥望出去，只见山坳处转出一人，武玄霜吃了一惊，原来是毒观音，在她的后面还有一个青衣男子，刚好被岩石挡着，一时之间，看不清楚他的面容。

武玄霜在这里见到毒观音，虽然有点出乎意外，却也未曾将她放在心上，令她吃惊的是后面那个青衣男子，若然是毒观音的师父天恶道人的话，这可不易对付。好在转眼之间，那青衣男子就转出山坳，武玄霜看清楚了不是天恶道人，松了口气，想道：“我且静以待动，看他们来做什么？”于是又坐回几前弹琴。

过了片刻，那两人的脚步声已到了门前。只听得毒观音格格笑道：“李公子，你好闲情逸致呵，老朋友来探望你啦。”武玄霜

不理睬她，仍然继续弹琴，她正弹到楚辞中的“日与月其不待兮，恐美人之迟暮”琴声凄苦，将毒观音的笑声压下去了。

毒观音待得琴声断续之际，又再扬声笑道：“老朋友这般慢客岂非太过不近人情？我还未见过你的新夫人呢，为何不请我进去？”那青衣男人说道：“叫他不要再弹了吧，听得人极不舒服。”毒观音道：“是呀，你弹琴迎客，也该弹些好听的调儿。喂，你开不开门？你不开门，我可要自己闯进来了。”

两扇木门被毒观音“呀”的一声推开，毒观音对那男子道：“你不进来拜见主人么？”那男子道：“你将他们揪出来就行了，我不屑与小辈动手。”

毒观音踏进门来，望了一眼，笑道：“原来是李夫人在弹琴。”武玄霜披着斗篷，低头弹琴，毒观音与她隔别多年，一时间认不出来，把她当成了长孙璧。毒观音又笑道：“以前的长孙姑娘，现在的李夫人，你还认得我吗？在骊山之下，你们杀了我的师兄，这件事情你总该还记得吧？你别害怕，我不是向你讨命的，我只是来请你到一个好地方去。你乖乖的随我走吧！”武玄霜仍在弹琴，毒观音阴恻恻笑道：“李夫人不肯动身？那么我只好亲自来请你的大驾了！”缓缓的走到了武玄霜跟前，手就向武玄霜一拉。

她一边伸手，一边笑道：“好妹子，我这手上可是有毒的呵，你愿意要我搀扶你么？”她手掌有如羊脂白玉，说话温柔动听，确是名实相符，不愧“毒观音”的“雅号。”

毒观音笑声未绝，忽然发觉了对方是武玄霜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咽喉好似突然给人卡着一样，笑不出来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方同时出手，但听得“啪哒”一声，武玄霜长袖一拂，毒观音连打三个筋斗，翻出屋外，身形未起，立即便射出一把“透穴神针”，武玄霜拔剑一挥，银虹一绕，化成了一道光圈，将那一蓬银针，都绞成了粉屑。

武玄霜低头一看，只见雪白的衣袖上已印上了一个黑色的掌印，毒观音的手掌有如羊脂白玉，而手掌按处，居然沾衣如墨，可以想见她手心毒气的厉害。武玄霜也不禁骇然，想道：“这女魔头的功力又高许多了，幸亏我没有轻敌！”当下一跃而出，按剑斥道：“毒观音你到此何为？还不与我实说！”

就在这时，只见那青衣男子长袖一卷，离身三尺，便把毒观音卷了起来，伸掌在她背上一推，轻轻将她送过一边，毒观音的面色本来惨白如死，转眼间便红润起来了，喘气笑道：“武玄霜呀，今日可由不得你逞强了。你到此何为？还不与我实说！”她敢这样说话，分明是恃有靠山。武玄霜也吃了一惊，原来她刚才使出铁袖神功，料想那毒观音禁受不起，岂知被那青衣男子在举手拂袖之间，便把毒观音身上所受的内家真力卸开，这份功夫，比起武玄霜来还要胜出一筹。

那青衣男子睨了武玄霜一眼，哈哈笑道：“你便是八年之前，曾在峨嵋金顶捣毁英雄大会的那个女子么？功夫果然不错，是个可造之材，你不如拜我为师了吧。”武玄霜大怒，一剑刺去，那青衣男子“咦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是谁教你的剑法？”武玄霜出剑如风，这瞬息间剑尖已指到了他的鼻梁，那青衣男子腰向后弯，陡然间伸出左足向前一扫，脚尖踢到武玄霜持剑的虎口，腰向后弯，居然还能够向前踢出，功力之深，招数之巧，武玄霜见所未见，几乎给他踢中，幸而武玄霜轻功了得，变招机灵，一个“盘龙绕步”，有如飞燕掠波，青霜剑扬空一闪，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寒光，又刺到他背后的风府穴。

那青衣男子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剑法虽好，却是难奈我何。”未及转身，反手便点，他背后竟似长着眼睛似的，手腕微抬，刚刚避过剑锋，便点到了武玄霜右臂的“曲池穴”，手指弹处，劲风飒然，认穴奇准，凌厉非凡，武玄霜迫得使出移

形换位的功夫，避开他这一招，跟着还了一剑，刺他腰间的“阳关穴”。两人此来彼往，转瞬之间便交换了十余廿招。每一招都是极精妙的上乘功夫，把毒观音看得眼花缭乱。

毒观音叫道：“好呀，神君，你欺负我，我不跟你了。我回去向师父说去。”那青衣男子笑道：“我怎样欺负你了？”毒观音道：“你不肯替我出气，还说要收我做徒弟呢，好吧，你要她去，我不跟你。”

原来这青衣男子名叫灭度神君，做事但凭自己好恶，他也精于医术，这十多年来在域外寻采几种中土罕见的药草，所以那次峨嵋金顶的英雄大会他没有来。在武林隐逸之中，他与“金针国手”夏侯坚是两个精通医术的奇人，名气也不相上下。不过夏侯坚的医术是用于救人，而他则有时救人，有时却为了试验药性，用毒药害人。因此他自称“灭度神君”。毒观音的师父天恶道人因为那次试验毒掌，被夏侯坚妙计破解，回去再闭门苦练，准备用十年的功夫，练成天下无敌的毒掌，灭度神君从西域采药回来，到昆仑星宿海去拜访他，正值天恶道人闭门练功，未有见他。灭度神君乃是来找天恶道人研究一种毒药性能的，见不到他，甚为失望。却幸见到了毒观音。灭度神君想学天恶道人的使毒本领，毒观音也想得一个武功强的人作为倚靠，何况她的师兄恶行者已死，她又正在寂莫之中，于是两人便勾搭上了，这次是因为毒观音探听得李逸与长孙璧结婚之后，同隐天山，毒观音一来是要找长孙璧报那杀师兄之仇，二来是要绑架李逸，她不怕长孙璧，便却有点害怕李逸的剑术，于是便邀灭度神君与她一同上山。却不料李逸夫妇不在，意外的碰见了武玄霜。灭度神君的武功分明在武玄霜之上，却迟迟不肯施展杀手，是以毒观音出言激他。要知灭度神君乃是天恶道人的好友，亦即是毒观音的长辈，他与毒观音暗中勾搭，若给天恶道人知道，他自己也觉得有点难以为情。

这时也听得毒观音如此说法，面上一红，故作若无其事的哈哈笑道：“小娘子，你醋味真大，我怎能不要你呢？我不过是爱惜她的武功罢了。”其实他见武玄霜容貌武功，均胜毒观音十倍百倍，不但收她做弟子，还确有将武玄霜来替代毒观音的意思。

武玄霜听他们一问一答，柳眉倒竖，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无耻妖人，吃我一剑！”青霜剑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一口气疾攻了十五六招，灭度神君空手对敌，还真有点难于应付。就在他与毒观音说话之时，稍稍分心，笑声未停，“唰”的一声，衣襟竟被武玄霜一剑穿过。

灭度神君突然想起一个人来，心道：“莫非这女子是他的徒弟？怪不得她不肯服我，我可得给点厉害，让她瞧瞧！”待得武玄霜攻势稍缓，他突然一声长笑，在背上取下了一柄精光闪闪的兵器，道：“你赶快拜我为师，我还可以饶你一命！”

武玄霜一声不响，招数一变，唰的便是一招“流星赶月”刺将过去，这一剑戳胸斩肋，厉害非常，却被灭度神君的兵器一翻一抓，武玄霜突觉手腕一紧，青霜剑竟给他的怪兵器抓着，夺不回来。幸而武玄霜应变机警，一觉不妙，立即顺势向前一送，借力消势，这才把长剑掣回。

灭度神君的兵器乃是一柄长可三尺的短锄，名为“劈云锄”，是他平日用作采药的，却不知是什么金属所制，发出刺目的光芒。武玄霜的青霜剑虽然比不上李逸的大内宝剑，也是能够削金斩铁的利器，但一碰上灭度神君的短锄，便发出一阵刺耳的金铁交鸣之声，对方的药锄毫无所损，武玄霜的主剑，剑锋反而卷了。不但如此，灭度神君药锄上的五支尖抓，还可以勾拿兵刃，又可以当作点穴镢用，刺对方的穴道，这样一来，在兵器上灭度神君也占了上风。

转瞬间双方又斗了二三十招，灭度神君挥锄乱劈，招数古

怪之极，时而撕抓，时而刺穴，时而劈斫，竟然好似几种不同性能的兵器同时向武玄霜进袭一般！武玄霜仗着绝顶轻功、上乘剑法。也是无法反攻，灭度神君的攻势愈来愈紧，越攻越急，武玄霜给他迫得透不过气来，有如一叶轻舟，在波涛汹涌、巨流急湍之中，震得飘摇不定。毒观音格格笑道：“神君，她那柄宝剑，你给了我吧。”她看准了武玄霜必败无疑，竟把她那柄宝剑，当成了囊中之物。

武玄霜银牙一咬，自知这样困斗下去，时间一长，必无幸理，只好拼死反击，剑招再变，把平生所学最精妙的剑招施展出来，飒飒连声，浑身上下，便似闪起千百道精芒冷电，与灭度神君劈云锄发出的光华，互相纠缠，互相冲刺，灭度神君的攻势稍稍受阻，但却纵声笑道：“好剑法，只是你这样一来，真力消耗太甚，败得更快，而且可能要大病一场，不如趁早服输，拜我为师的好！”毒观音笑道：“我可不要这个师妹！我只想要她的宝剑。”

武玄霜知道敌人的说话并非虚声恫吓，但她如何肯认败伏输？仍然挥剑对攻，拼死恶斗。激战中忽听得嗤嗤声响，毒观音又向她发射“透穴神针”，若在平时，武玄霜自然不惧，此际，她既要防御灭度神君。又要躲避毒针，登时剑法大乱。

就在这极度紧张的时候，树林中忽然发出一声长啸，声音好似自空而降，震得山鸣谷应，枯枝摇落。灭度神君与武玄霜都大吃一惊，想当世高人，是谁有这样的功力？心念未已，只见树林中突然窜出两只怪兽，皮毛一片金黄，原来是两只金发狒狒。

狒狒是猿猴的一种，面形比猿猴更像人类，本来是在热带丛林中生长的，这时却突然在雪山之上出现，灭度神君和武玄霜都大为奇怪。这两只狒狒披着满头金发，十分好看，灭度神君虽在激战之中，也不禁分了心神，看它一眼。忽听得那两只

狻猊怒吼一声，双双跃起，伸出利刃似的长爪，倏的就向他们头顶抓下。武玄霜大吃一惊，急忙舞剑防身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但听得狻猊狂嗥，神君骇叫，武玄霜定睛一瞧，只见灭度神君的肩膊已给狻猊撕去了一片皮肉，而其中的一只狻猊，也给灭度神君的药锄勾裂了前腿。

原来灭度神君自恃武功高强，并不把两只狻猊放在心上，他瞧着武玄霜手忙脚乱，趁势进招，仅仅挥动长袖，防御那两只狻猊扑来。灭度神君运起真力，长袖拂起了一阵劲风，力道之强，足可飞砂走石，即算一般江湖上的好手，也挡不住他这么一拂。灭度神君想那两只狻猊能有多大能力？这一拂之下，定可将它们击晕。为了要把这两只狻猊生擒，他还害怕伤了它们的性命呢，所以只用了四五分内力。

岂知道两只狻猊乃是天生异种，又经过高人调教，灭度神君的长袖一拂，竟然挡它们不住，待到灭度神君觉出不妙，狻猊的利爪已抓到了他的肩头，幸而灭度神君功力深湛，一觉不妙，立刻运用“沾衣十八跌”的上乘内功，将两只狻猊弹开，同时反手一锄，勾裂了一只狻猊的前腿，可是他也终于被狻猊抓伤了。

灭度神君骇然失色，他是练过金钟罩的护身功夫的，寻常刀剑也伤不得，而这狻猊居然一抓就能将他的肩头抓裂，足见是只天生异兽，力大无穷。

灭度神君大怒，喝道：“我且先收拾你这两只畜生！”飞身疾起，向一只狻猊抓下，这狻猊识得厉害，竟然好像高手过招一般，懂得趋避，而且懂得乘隙反击，灭度神君一抓抓空，但觉脑后风生，那只狻猊的长爪竟然抓了到来，灭度神君这次不敢轻敌，早有防备，玄功默运，加上三分内力，又是挥袖一弹，这一下那只狻猊禁受不起，跌出了一丈开外，然而居然一跃又起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只狻猊又一齐扑了上来。

武玄霜突然得到两只狒狒助阵，又惊又喜，想道：“它们刚才助我脱险，我岂可看它们受伤？”挥剑上前，她初时还怕狒狒不辨敌友，连她一齐攻击；后来一见狒狒如解人意，一左一右，帮她夹攻灭度神君，而且配合得非常之妙，这才放下了心。那两只狒狒趋闪灵活，纵有绝顶轻功的人也比它们不上，不须多时，灭度神君又吃狒狒抓了一下。

灭度神君大怒，药锄一举，“当”的一声，荡开了武玄霜的长剑，左掌挥了半个圆弧，一个“圈掌”推出，只听得“啪啪”两声，两只狒狒的脑盖都吃他打了一掌，那两只狒狒迅逾飘风，居然给他以闪电般的手法击中，武玄霜也不禁骇然。

灭度神君的掌力非同小可，寻常的武学之士，若然给他这样的击中一掌，怕不当场肝脑涂地？幸而那两只狒狒乃是天生异兽，周身刀枪不入，天灵盖部分，又有浓密的金发保护，这才得以不死，但却也给掌力震得跌出两三丈外，闷叫一声，晕在地下。

武玄霜只道那两只狒狒已给他打死，暗叫不好。毒观音道：“这两只怪兽交给我吧，神君，你要死的还是要活的？”灭度神君道：“能救活最好，但你可得小心！”毒观音上前一拨，那两只狒狒动也不动，毒观音奇道：“咦，天灵盖尚未破裂，怎的就死了？”正要拔狒狒头上的金发，岂知那两只狒狒乃是佯死，这时养好了气力，被毒观音一拨，突然跳了起来，只听得“嚓”一声，狒狒的利爪，探深刻入了她的手臂，竟然抓裂了她的一块骨头，灭度神君见状大惊，急忙一个劈空掌发出，那两只狒狒凌空跃起，一只狒狒向灭度神君扑来，另一只狒狒仍然继续追扑毒观音。

毒观音被利爪抓裂筋骨，痛彻心肺，百忙中发出一蓬毒针，那只狒狒竟似经过高人调教似的，识得毒针厉害，长臂一伸，抓下了一条枯枝，居然使出刀剑的招数，枯枝旋风一舞，

身子也跃到树上，有几口毒针给它拨落，还有的则给它避过，但听得它“桀桀”怪叫，攀着树枝一荡，好像打秋千一般，荡到了毒观音的头顶上空，突然又扑下来。

另一只攻击灭度神君的狒狒，吃过了一次亏，学得乖了，并不近身，只是和他游斗，灭度神君出手虽快，可是那狒狒总是和他保持一丈左右的距离，狒狒走动灵活，而且双臂又长，便于攻击，灭度神君打不中它，还得防备它突然进袭，只是两只狒狒也还罢了，旁边又还有一个剑法非常精妙的武玄霜，灭度神君本已无心蛮战，这时听得毒观音大叫救命之声，更是着忙，激战中但见他长袖一挥，药锄盘空一舞，倏的飞身便起，武玄霜叫道：“哪里走？”唰的一剑刺出，岂知灭度神君早已料到她有这一招追击，伏下了极厉害的后着，他身在半空，居然硬生生的将身形扭转，呼的一掌拍了回来，招数古怪绝伦，武玄霜大吃一惊，急急变招刺出，但听得“嚓”的一声，灭度神君的足踝中了一剑，武玄霜的胸口也给他的手指拂了一下，登时觉得一阵酥麻，几乎窒息！

武玄霜挽起一朵剑花，护着身躯，不敢追赶，但见灭度神君身形疾起，如箭离弦，霎眼间就追上了毒观音，那只狒狒正从树上跳下，长臂利爪堪堪就要抓到毒观音的脑门，灭度神君呼的一掌打去，那狒狒识得厉害，又跳上树去了。灭度神君赶走了狒狒，拖着毒观音便逃，他脚踝虽然中了武玄霜一剑，仍然行走如飞，片刻间就在风雪之中没了踪迹。

武玄霜吁了口气，心道：“这厮好厉害的掌力，若然没有这两只狒狒，只怕我今日难免受辱。”正想过去逗那两只狒狒，忽听得树林中啸声又起，那两只狒狒好像听到主人呼唤似的，都跑进树林去了。武玄霜在为奇怪，想道：“看来这两只狒狒是有人养的，它们的主人定是世外高人。”抑制不住好奇之心，便也走入林中，追那狒狒。

武玄霜跟着那狒狒的足迹，跑了一程，忽觉胸口隐隐闷痛，武玄霜调停了一下呼吸，待要不迫，忽又听得狒狒的叫声，武玄霜转过一处山坳，前面豁然开朗，只见一块高逾数十丈的冰岩，就像一座屏风般矗立面前，那两只狒狒贴着冰壁，竟似“挂”在冰岩之上一般。武玄霜喜道：“狒狒大哥，多谢你啦！”忽听得有人应道：“姑娘，你累啦？”

武玄霜吃了一惊，定睛一看，却原来有个白衣男子立在冰壁之下，而那两只狒狒则蹲在他的肩上，只因他衣裳如雪，而那两只狒狒毛色金黄，衬托之下，所以刚才武玄霜一眼看去，但见狒狒，未曾注意到还有个人。武玄霜见那两只狒狒蹲在他的肩头，想他当然是狒狒的主人无疑，正要向他道谢，只见那白衣汉子已先迎着她走来，两道眼光，古怪极了，滴溜溜的在她身上转来转去。武玄霜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若他是个坏人，这回可要糟了。”

心念未已，忽听得那白衣男子叫道：“你背过脸去，快把上衣脱下来！”武玄霜大吃一惊，惊疑之中，不暇推究他的用意，但见他旋风般的向自己冲来，武玄霜立即挽了一个剑诀，唰的一招“横指天南”，横剑削出，想把他的来势缓住，再问清楚。那男子忽然“咦”的一声，随手折了一枝树枝，树枝一挑，似戳似刺，竟然穿进剑光圈子，直刺到武玄霜胸口的“乳突穴”，使的竟是一招极厉害的剑法，武玄霜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想道：“果然是个坏人。”这时已不容她分神说话，百忙中一个盘龙绕步，避招进招，从“横指天南”一变而为“摩星摘斗”，这两招一气呵成，正是她师傅的最精妙剑法，那男子又“咦”了一声，树枝抖动，顺着剑势，向上一挑，倏的就跳出了剑圈，竟似熟悉她的剑法一般！

第十八回 屈子迷途尚未还

武玄霜奇怪极了，要知她师傅授她的这套剑法，不但变化精微，而且招数繁复，虚中有实，招里套招，式中套式，她自出师门之后，仗着这套剑法，不知会过多少高人，从未有人能够破解。即使是天恶道人、灭度神君这等厉害的大魔头，也不过凭着功力比她深厚，将她打败而已。如今这个白衣男子，仅仅用一根树枝，竟然能够轻描淡写的将她那样繁复的剑招一一化开，分明极为熟悉她本门的剑法，这是从来无有的事情，令得武玄霜大惑不解！

那白衣汉子使的虽然仅是一根树枝，但出手快捷，招数凌厉，而且内力充沛，挥动起来，呼呼带风，劲道十足，若给他戳中，实不亚于刀剑。武玄霜哪敢怠慢，当下将师门的精妙剑法疾展开来，一剑紧似一剑，端的是轻如柳絮，翩若惊鸿，攻似狂涛拍岸，守如江海凝光。但那白衣汉子只是随着她的剑势，或则轻轻一挑，或则微微一晃，便往往在间不容发之际，化开了她的攻势，避开了她的杀手，武玄霜越战越觉惊奇，正欲喝问，陡然间但见那白衣男子树枝一颤，武玄霜一剑击空，背上的“灵枢”“中府”“大椎”“维道”“归藏”“阳厥”“少阴”七处穴道在瞬息之间，都已给点中，武玄霜手腕一麻，当啷一声，长剑跌在地下。

那白衣汉子道：“武姑娘，请恕无礼，你赶快运口真气，辅助体内那股热气，逆冲三关。”武玄霜忽觉体内有股热气冲击她被点的七处穴道，试依那白衣汉子所说，运口真气，辅助